

有哪些好看的甜宠不虐的小说？

王府里的人都说，我是个有福分的，日后能抬做姨娘。

可是通房丫鬟终究是丫鬟，我不喜欢这样的日子。我要是真的恃宠而骄就好了，恃宠而骄是假，想离开王府是真。

《侍宠》

占有欲超强的糙汉将军 × 娇娇软软的暖床丫鬟

「怎么，这就哭了？」

小王爷眉间浮现不耐，捏住式薇细细的手腕，他手劲儿大，一点儿也不怜香惜玉。式薇纤弱的肩膀微微颤抖，眼圈都晕红了，只顾着抽噎。

「不是说了等我回来么，嗯？」

他的尾音极尽缱绻，他发怒前就是这副平静的模样，敢情对她好，都喂了白眼狼了。

她竟然想跟别人好。

式薇怕极了，他已经有未婚妻了，她不过是再卑微不过的小奴婢，不敢妄想。被他箍在胸前，她大气也不敢喘，用蚊蝇般的声音说：

「爷饶了奴婢吧……」

小王爷揽着她，下颌抵在她的额上，指头勾着她的一缕发，算起旧账。

「为什么不听话？」

她垂下眼：

「爷好事将近，奴婢这样子的身份，怕是不容于日后的王妃。」

小王爷目光陡然寒冽，带着别样的目光打量她，他松开手，起了榻抵着唇穿衣。

式薇自知拂了他逆鳞。

景霆这个人，最讨厌钩心斗角、心机深沉的人。

她这么说，他必然觉得她恃宠而骄、心机叵测。

她就是希望他这样猜测她，觉得她是个麻烦，能放过她。

只是她没有料到，原来，被他厌恶，她并非能无动于衷。

心口上有些隐隐约约的发闷，不过还能克制。

小王爷背对着她忽然开口：

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你若安分守己，爷不会亏待你，其他的，你不该覬覦。」

她连爬带滚跪到地上磕头。

「奴婢知错了，不该妄想。」

他把最后一颗扣子落定，掉过头，盯了她片刻，默不作声。

她当他看不出，心底有反骨，面上却能比谁都顺从。

她要是真的恃宠而骄就好，可她摆明拿恃宠而骄做幌子，想着法子离开他。

他偏偏不让她如意。

小王爷沉着脸走了。

一

小王爷景霆是晋王府孙子辈里的独苗，打小金玉堆里捧养大的。

式薇是王府签契的奴才，五年一契，在老王妃面前侍奉。

契约将至时，式薇心中揣着欢喜，中秋夜跟众姊妹顽笑多喝了几杯热酒，又临时被指派去给小王爷送盃热酒。

第二日醒来，她却被小王爷拘在怀里，在他的床上，她吓得小脸煞白，浑身发颤。

是一场阴差阳错。

他误把她当作夫人送来的开脸丫头，她喝了醉酒不省人事。

这对式薇而言，是灭顶之祸。

而对小王爷来说，没什么大不了，既木已成舟，就把她留作房里人。

式薇想走，可晋王府给她的兄嫂送了些金银彩帛，她就成了小王爷的暖床丫头。

式薇是一朵浮萍，飘到哪就活到哪，没得选，也就那样过活下来。

景霆刚开了荤，又是混迹行伍之间的，折腾她总是没完没了。

每回他神清气爽，她就奄奄一息，他还总是逗她，让她求他。

「别了，爷，奴婢遭不住了……」

每当这种时候，他总像打了胜仗一样快活，拿脸蹭在她颈窝里，低声发笑。

「小丫头，体质太差了，多练练就好了……」

她敢怒不敢言，只能眼泪汪汪，任由他取乐。

有时候，他作弄得太狠，她就软绵绵踢他几脚，他捏住她的脚踝，教她：

「喏，要对付男人，你这腿，要踢到最脆弱的地方。」

他一边说，一边演示。

她把头偏一边去，红了脸。

等级森严，尊卑有别，就算他们再亲密，她也知道，主子不可僭越。

王府里其他人都说，「式薇是个有福分的，日后该能抬做姨娘。」

当然还有人暗地里诽谤：「送酒还能送到床上去，不声不响的狗才是会咬人的狗。」

式薇有苦说不出，对流言也只能左耳进右耳出，一个小丫头的自尊心若是太强，太要脸面，那简直就活不下去的，光是一嘴巴子闲话，都能把人逼疯的。

景霆还没娶亲，她只能不停歇地喝药避孕。

药很苦，和景霆睡觉很累，式薇半点都不喜欢这样的日子。

半年过后，他要去阳城打战，临走前，又是抱着她磋磨了一夜。

他还咬着她的小耳坠子，哑着声：「乖乖等我回来，小丫头。」

她眨着迷蒙的泪眼点头，他把她拘在臂弯上，头抵着头，安静地看了一会窗上的明月，忽然问她：「小丫头，你会不会想我？」

式薇垂着眸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她怕答错了，他又要揉捏她一顿。

他以为她这是恋恋不舍的表现，心里忽然一软，拉着她的手放在心窝，抵着她的额头闷声说：「小丫头，我挺舍不得你的。」

舍不得她？分明就是舍不得她的身子。

她乖顺地被他圈在怀里，适当地说些乖顺的话：

「爷，战场上你多小心，仔细别伤了，多惦记惦记家里人，别拿命去……」

话都没编完，他的唇又覆了上来。

他出征前，她躲在门后看大家送他，他站在原地踌躇了片刻，目光往四周环顾了一圈，神情很失落，然后就骑马走了。

式薇松了一口气，只是心里空荡荡的，提不起劲儿。

二

他走了，她就又回去老王妃那帮忙伺候。

式薇做事勤快，仔细，贴心，老夫人很称心如意，对她也多几分看顾。

偶然有一次，大夫人来老夫人这请安，闲聊起来：

「霆儿打了胜仗，立功建业了，也该安家立室了。」

「可是有什么合适的人家？」

「童太傅家的千金，人生得灵秀，性情也温柔，和霆儿顶般配的。」

当时天将暮，式薇在一旁安静地添灯油，一时错神，直到一滴炙热滚烫的烛油灼在她细嫩的手背上，她才如梦初醒。

不知道老王妃和大夫人又说了多少茬话，却又听见她们说：

「有些姑娘大了，不如就放出去，送些银两，成全她们去寻个好人家。」

式薇所有的胆魄积攒在这一时，腾地一下子跪在夫人面前，求一个出路。

老王妃和大夫人各有各的考虑。

老王妃怜惜她成全她。

大夫人以为，景霆快成亲了，把身边的姑娘都扫干净了，也好。

于是式薇出了府，回到家中，父母早就不在，只有兄嫂。

她的嫂子生怕她在家常驻，又张罗着替她寻一门亲事，好把她打发出去。

可式薇毕竟已经不是清白之身，再怎么找，也只能冲那些二婚的人家去找。

东街绸缎庄的齐掌柜是个鳏夫，有个孩子，早就属意式家这个貌美纤弱的姑娘。

没多久，就有媒人上门来谈拢。

式薇并不很愿意做别人的后娘，可是她在家多待一天，她的嫂子就摔碗砸盆打女孩子，指桑骂槐：「养了一群赔钱货，砸在家里，倒了血霉。」

式薇哥哥是个软弱的，被妻子压制得半句话也不敢反驳，也劝着式薇：

「妹子，哥哥是为了你的前途着想，家里多添一张嘴不碍事，只是日后你老了，哥哥照顾不了你，届时你又如何自处……」

其实兄嫂说得并不公道，她在晋王府挣的钱，多半添补了这家。

只是她弱质女流一个，又不像她嫂子，一张嘴皮子市井里撒泼练出来的，她说不过嫂子。

式薇和齐掌柜相看那一天，在亭宴。

齐掌柜三十出头，比她大了十几岁，媒人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，在旁煽动道：

「年纪大些，懂得疼人。」

式薇莫名地想，小王爷以后年纪大些了，也会疼人吗？

她晃了晃神，想回正事来。

齐掌柜人长得中规中矩，性情也中规中矩，家境尚可。

没有很好，没有很差，就是过日子的人。

她的心底一片茫茫然，不知往后前程如何。

齐掌柜隔着帘子，依稀见着她娇柔的模子，心早就酥软了大半。

身子是顶妖娆的，可那张脸，雪白洁净，眉眼似水，是顶纯洁清雅的。

这样矛盾的相貌和身段，是难得的绝色，对这样的美人儿，就连再平凡的男人都会凭空生出一种孤勇来，愿意为她倾尽千金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只盼她回眸一笑。

齐掌柜在帘子那一头，已经生出无限柔情和憧憬。

式薇在帘子这一头，只是垂着头思索现实。

她是聪慧的人，聪慧的人并不好高骛远，总是费尽心思从不堪的境遇里，选一条最恰当、稍微平整些的道来走。

她想，做后娘总比做姨娘好，好歹是个正房，不像姨娘，见不得人。

她什么都想到，名分，性情，家庭，唯独不想一件事，她喜不喜欢。

想了也没用，她这样的人，哪敢奢求这些。

式薇正低头长长久久地想着，忽然珠帘一晃，眼帘底下出现了一双布满污泥的乌靴。

她的视线上移，就撞进虎狼一样凶狠的目光，她的心一下子怦地胡乱颤起来。

景霆回来了，景霆撞破她在相亲。

明明她理直气壮，是夫人放她出府的，他又不是她的谁。

可她就是莫名地心虚，没底气。

他一身风尘仆仆，冰冷生硬的铁甲还未褪去，一脸青色胡茬，跟地狱恶鬼般面目狰狞，眼里的红血丝发着狠，发着凶，攫住她的眼眸，语气又沉又凶：

「小丫头，谁给你的胆，竟然跟别的男人……」

他气得两手按住她的双臂，居高临下，铁甲透过单薄的罗衣，刮在她雪嫩的手臂上。他每凶一句，她就觉得身上冷一分，肩膀不受控制地颤抖着，眼圈红了又红。

她只管垂泪，天晓得，他都还没怎么教训她。

他话都没说完，她就哭得梨花带雨，那张嫩白小脸可怜又可爱。

女人哭他就头疼，尤其是这个可恨的小丫头。

他及时把凶狠的表情刹住，忍了忍，很克制地问：「你哭什么，我又没对你做什么……」

她在泪眼模糊里张眼来望他，指了指磨在她手臂上的生冷盔甲，蹙着两道细长眉，软绵绵道：「蹭得我疼……」

景霆讪讪地，哑着声放开她。

就在这时，齐掌柜不明事理，从帘子后跑进来，手上抄着刀，要为即将到手的小娘子怒发冲冠。

景霆刚按捺下去的火，腾地一下，又蹿了起来。

结果，齐掌柜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景霆是个将，可他是个匪将，半点不讲礼仪，近似蛮荒地捍卫自己的主权，掌柜被痛殴了一顿。

如果不是式薇死命拽住，恐怕要弄出人命。

她被他架到肩上，最初还踢腿想挣脱，可她踢一下，他就抽她屁股一下，还严辞令色恐吓她：「再踢，今晚跟你没完。」

上回他说这种话，她第二天走不动路。

她把腿安分守己地垂着，不敢再踢他，只敢呜呜咽咽地抽噎，半句话也不敢说。

可他根本没打算放过她，为了惩罚她，拉着她到书房去，就在那张堆置四书五经的案台上，欺负她。那些子曰，礼义廉耻，四书五经，被按在她的身下，他拿那些军队里的荤话欺负她：

「小丫头，是爷没叫你舒服吗？」

她泪眼蒙蒙，胡乱摇了几下头。

他又荤言荤语：「舒服了，怎么还想野男人呢？」

他才是野男人，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是。

她蹙眉不语，被他欺负得狠了，哭声破碎。

「怎么，这就哭了？」

她受了委屈，可他也满腹愤懑。

他多想她啊，在阳城，一个军营的人喝酒后，总要去寻女人撒欢，阳城的女人很火辣、热情，兄弟们说，来了阳城，不找女

人，那白瞎了。

他次次拒绝香艳的邀约，嘴上骂骂咧咧说，「一堆破事，没工夫，下回去。」

有兄弟在背后议论，「景霆，该不会不行吧？」

谁不行，那几个兄弟挨了他几拳头。

他只是比较挑剔。家里有山珍海味，干嘛非得在外面打野味，他嫌脏。

他也不是什么能禁欲的翩翩君子，也会想她想得不行，在荒野、高山、月夜的梦里，梦见她千百回，娇滴滴、哭啼啼、软绵绵的模样。

他想她想得几乎要发疯。

凯旋而归，急不可耐想见她，结果，她在和别的男人相看。

她竟然要和别的男人好，而且还是跟一个鳏夫，就连鳏夫，她都看得上。

景霆不能忍受背叛。

他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，都在嘲笑他。

他又恶狠狠地作弄她，欺负她。

她被欺负得又哭起来，一边哭，一边恍恍惚惚想，他这么凶，这么蛮，就会欺负她，以后……难道对他的新娘，也这样逞凶斗恶吗？

三

在书房闹过那一场以后，景霆显著地对她失去了兴趣。

他也是一个骄傲的人，他日夜兼程就为了早点回来见她，可是她跑了，还想跟别人好，但他还是忍不住想跟她好，尽管他的骄傲逼着他忍住，但在书房，她使那点小心机，他看得明明白白。她就是故意激怒他，好叫他丢下她，她就是想跟他断了。

这次，景霆的骄傲和挫败占了上风。

可他还是没办法彻底放手，还是把她要回晋王府了。

他凶恶地对她说：「小丫头，你这辈子生是晋阳府的人，死是晋阳府的鬼。」

就算他对她失去兴趣了，他也不能够容忍她跟别人好。

他把她要回去以后，就不管了。管事不知怎么处置她，就先让她在后院干些杂活。

她成为晋阳府的笑话。

有些人在背地里戳她脊梁骨，嚼舌根，说当初她费尽心思爬上小王爷的床，如今遭了报应，失了宠，也失了身，是个荡妇，没人要，顶下贱那种。

编排得最凶的是秀儿，秀儿对式薇是事出有因地嫉恨。

原来当初那盅酒该是她去送的，她该是景霆的开脸丫头的。

秀儿的相貌不错，常被小厮恭维，听得多了，也就真以为自己是美人，她不止一次回想，如果不是式薇，是她，可能她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

秀儿把失落的前程怪罪在式薇身上，一日又同些姐妹在散布式薇的闲话。

百灵路过听到了，气不平，跟秀儿吵了几句，吵着吵着急了眼，双方开始扯皮撕面，式薇去拉架，也掺和进去了。

姑娘们打架，扯头发，撕脸皮，长而尖利的指甲是最好的利刃，式薇干杂活，就把长指甲都绞了，吃了很大的亏，细嫩的面皮上被秀儿的指甲刮了一道又长又细的血痕。

这场女人的征伐，被王妈横扫过来的一把扫帚制止了。

打架双方谁也占不到好处，都被扣了月饷。

式薇捂着脸，拉着百灵往屋回，半道上撞见刚下值的景霆。

她们忙让出道来，侧身到边上，同他请了安，双手恭顺垂着。

景霆老远就看见式薇了，她站在哪，总是出众，走得近一些的时候，在她垂头请安前，他已经看见她脸上那道细长的血痕，头发也胡乱散着，很狼狈。

他的目光从她的脸颊上淡淡扫过，手上的马鞭不自觉地攥紧，面色有些微变，过了片刻，稍缓过来，却是一言不发，走了。

百灵按着心头说：「小王爷刚才那脸色可真差，我还以为他要随手抽过来一鞭子呢。」

式薇抿嘴，不自觉道：「他凶是凶，倒是没打过女人。」

百灵狐疑地瞟了她一眼，语气有些犹豫：「你跟小王爷，真断了？」

不怪百灵奇怪，听她的口吻，她明明就还在维护小王爷。

式薇后知后觉，方才的话有些没头没脑，有些尴尬，勉强一笑：

「主子和奴才之间，谈不上断不断。」

就没开始过，本身就是阴差阳错，他是兴头上，对她的身子感兴趣，这种新鲜劲儿，很难维持天长地久，这她很清楚。

式薇是干杂活的，本来是要同其他丫头住一个大通间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管事给她单独分了一间房，在偏僻一隅，很安静。

管事热心肠，给式薇送了一盒子药膏来，嘱咐她坚持抹，过几天就能消痕的。

式薇对管事连连道谢。

消不消痕，倒是没多大关系，她也不需要以色列人了，只要能止疼就好。

天渐渐冷了起来，式薇借着点疏冷月光，对着镜子，揩了一手指药膏，仔细往脸颊上涂抹，没有人，她就可以蹙眉抱怨疼，嘶嘶地倒抽着气。

忽然察觉脖颈上一凉，没来由地，似乎叫人盯着，从窗户那边传递过来的目光。

她心里一惊，煞白着脸，扭头往窗边望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是窗户没有关紧，风漏了进来，借着缝，咻咻地喘着气。

她惊惶的心才稍微安定些，走过去，探身往外看，黑黢黢的夜，除了淡青色的月光、高大的树木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屋顶传来细碎的声音，恐怕是夜猫在梦游。

她松了一口气，双手按在栓上，往里一提，扣上锁，把窗户闭得严严实实的。

梦游的夜猫姓景名霆，这回正狼狈地，踩在瓦片上独赏冷月。

他能怎么办，孤枕难眠，辗转反侧，只能干这种丢人的事。

药要貌似无意地请管家送，探望也只能偷偷摸摸蹲墙根看。

丢人丢大发了。

既然是丢人，就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

小王爷对脸面，看得很重。

没过几天，秀儿被赶出晋王府了。

百灵眉飞色舞，叉着腰站在井边，一边哼曲一边同式薇说：

「啧啧，这就叫作，心比天高命比纸薄。你说她，真以为自己能耐，竟然胆大包天，借着送酒的名义，爬上小王爷的床。」

「你都没看见，小王爷那脸气得发青，当场抽了剑，要杀她。」

「不过你说得对，小王爷还是不愿意对女人动手，没下得去手，后来管事来收拾场面，把她老子娘叫来，半拖半拽赶走的。」

「临走前，还哭哭啼啼，说，为什么她可以，我不可以。」

式薇前面还笑吟吟地听着，听到后面，脸色渐渐变白，百灵还未察觉，继续笑道：

「小王爷就说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玩意儿，跟谁都能比。」

「你说，这个秀儿，成天就做白日梦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」

式薇忽然想起来景霆警告她的话：

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你若安分守己，爷不会亏待你，其他的，你不该觊觎。」

她由衷地生出一阵劫后余生的庆幸，亏得她没有做白日梦的嫌疑，否则，她就是第二个秀儿。

她沉静地拧干手里的衣裳，十根葱指挣得发青。

四

入了夜，初雪猝不及防地裹挟着寒风而至，式薇做完活准备回去，一面提灯照路，一面张手去接飞雪，柔软的雪吻在掌心上，悄无声息地化了。

她的脸上才刚露出半点童趣的笑容，就僵在梅树下。

景霆倚在树下，在大雪纷飞里喝闷酒，听见动静，抬起眼来撞见她。

四目相对，他的眼光带着酒的迷醉，就那样半睡不醒地盯着她。

式薇反应很快，飞快地朝他福了个身，问了声好，扭身就往别处走，脚步迅疾。

可这是雪天，地面滑，一个哧溜，她手上那盏灯就往前摔，摔得支离破碎。

她却完好无损，景霆从身后捞住了她的衣领，提溜着，把她转过身，按到怀里去。

他的怀抱并不很暖，在雪地里站了很久，沾着雪，沾着酒的酣烈味。

下一刻，她不仅从嗅觉上感知到了酒的味道，还从味觉上尝到了。

她被他按着头，吻得头脑发胀，簌簌白雪从红梅树上不停歇地飘落。

整个王府，整个雪夜都很宁静，静得只听见近在咫尺的心脏跳动声。

咚咚，咚咚。强而有力地，急促地。

等到雪停了，吻还在继续。

听见了远处零落的脚步声，她慌张地、忙乱地，挣扎着推开他。

晋王府的小王爷向来骄傲，压根不会低声下气。

他借酒盖脸，不依不饶问：「你宁愿做别人的继室，也不愿意跟我？」

她双手背在身后，十个指头交缠，周全答复：「奴婢不敢妄想。」

他又朝她迈进一步，捏住她的手腕，下定狠心，红着眼咬牙道：「小丫头，你不要后悔。」

她很是惦记着他的告诫，不该觊觎，她咬着唇，轻轻点了点头。

他摔了酒壶，拂袖而去。

一个天之骄子，一个命若草芥，云泥之别，谁又能指望谁更理解自己多一些。

五

大夫人脸上的笑意盈满两颊，晋王府和太傅家的好事落定了。

景霆忙碌着成家立业，式薇踏实着做事。

本来他跟她应该就此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也不相干。

可是，二大爷看上了式薇。

二大爷是酒色之徒，府里多数好看点、好哄些的丫鬟都叫他哄骗了去。

二大爷对式薇格外上心，还专门托了二夫人去找管家的大夫人要人，打算从明面上讨来当小老婆。

倒也不出奇，式薇的样貌身段，确实有许多男人觊觎。

二夫人是个贤惠的妻子，对夫君百依百顺，为夫君讨小老婆也尽心尽力。

她甚至亲自去找式薇，含笑抚着式薇的手背，道：

「你这小丫头，也不知哪来的福分，二大爷要抬你做姨娘。」

式薇听了，当下一场冷自发顶直凉到脚跟去，她抖着唇，对大夫人二夫人说：

「多谢二大爷抬举，式薇没这个福分。」

大夫人正为难，她并不想为了一个小丫头得罪二叔，但是又怕小丫头性子烈，闹出什么事。

亏得老王妃听说了，出面拦下了，说，「我们晋王府，没得做这些缺德事。」

二大爷被拒绝了，恼羞成怒，背着手在屋里踱步，一张阴鸷的脸在昏黄的光里流露出恶毒神色来：

「贱丫头，给脸不要脸，啐！就别怪二爷我狠心。」

生米煮成熟饭的话，贱丫头就是不愿意，也得受着了。

.....

半夜，式薇突然身子发起烧来，屋里却一个人也没有，她又渴又狼狈，挣扎着起来去斟水，刚走到半截，一个黑影从门后窜出来，从背后搂抱住她，粗嘎低笑：

「小丫头，给二爷尝尝你的滋味……」

一边说，一边拿那张荤嘴凑到她的脖子上去。

式薇已经没了半个魂魄，可是紧急关头，挣脱的意念战胜了恐惧惊惶。

她凭着一股濒临死亡的挣扎劲儿，福至心灵地记起来景霆教过的，对付男人最致命的一招，她花费全身功夫，恶狠狠地朝后踹了一脚。

二大爷当下痛得蹲在地上哀号。

式薇发着抖，掣开门，夺路而逃，没头没脑地逃。

雪下得很大，她浑身还发烫，在频频回头看人追上来没有，惊慌失措中，撞进景霆的怀里。

他的手，最初僵硬地垂在两侧，只是低头看她一眼，目光就沉黯下去。

她哪里知道自己现在多么狼狈，衣衫不整，云鬓松散，面若春花。

她眼里积蓄了许多颗晶莹的眼泪，仰着脸求他：「爷，救救我……」

都不用说，一猜就能猜到什么事了。

晋王府竟然还有人色胆包天，干这种勾当。

她滚烫的肌肤，拱在他的胸膛、手臂上，也把他烧着了。

他那垂在两侧的、僵硬的手有了自己的知觉，不动声色地解了外袍，拢在她身上，拦腰抱起，把她掩在自己的怀里，不让人看见半分，送回自己春意盎然的屋里。

或许她自己都不知道，原来她只能接受景霆做解药。

小小的奴婢，也有自己的不为人知的、难以启齿的愿望。

他借机诱哄：「想要跟爷好，对吗？」

她理智全无，说了叫他拿捏住作为把柄的荒唐话。

「嗯……」

她的眼睛发红，就那样委屈地望着他。

「记住了，小丫头，是你主动要跟爷好。」

她红着眼，点了点头。

这个从天而降的台阶，他想都不用想，就顺势而下。

他替她解了药，还替自己解了馋。

式薇的滋味，一如既往地好。

到了后半夜，她满脸泪痕，掩在锦被下睡着了。

景霆就开始忙了，他替她掖好被子，守她睡沉了，抽了刀砍人去了。

这件事情闹了一整宿。

如果不是大夫人及时赶到拦住了，二大爷就不止手臂上被砍了一刀这么简单了。

景霆砍他二叔时，跟个厉鬼索命似的狠戾：「二叔不知道，她是我的女人吗？」

二大爷连个汤也没喝着，命根子被踹了一脚，还挨了一刀，吓得胆魂俱裂，卧病在榻。

二夫人哭哭啼啼，动不了景霆，就要老王妃主持公道，把那个挑拨离间的狐媚子拿下，大夫人脸上实在挂不住，就要叫人去拿式薇来平息事端。

谁知道，她的好儿子，景霆这回又重捡了混世大魔王的名头，为了一个小小婢女跟所有人作对。

最后还是老王妃公道，又宠着金孙，站出来调停。

「老二胡闹，做得出这种事情，丢人，活该。」

「那小丫头心性倒是好的，难得霆儿喜欢，就过了明面吧。」

六

式薇做了景霆的姨娘，跟他的小王妃童柳同一天进的门。

她认清了，景霆不能够放她走，她只剩下做他姨娘这条路，而她要在这府里过活，就只能依傍着他了。

她是走到哪算哪的人了，到了今天这局面，只能是哄着他，顺着他。

她没有凤冠霞帔，也没有大红喜房，只是穿了崭新的桃红衣裳，涂抹了过红的胭脂。

有那么一点阑珊的喜味，不过这点喜味，反倒叫人觉得寂寥，冷清。

就同冷冬里的月光，并不很乐意出来挨冻，那点雪冷青色的光，就显得很意兴阑珊。

她对着沉闷的铜镜擦拭胭脂、口脂，半垂着脸，仔细拆掉繁复的发髻、首饰，掰下耳上沉甸甸的金坠子。

用了狠劲，一时不察，金钩子勾连着一丝嫣红的血，不看见是不会觉得疼的。

月光侵袭进来，把那冷踱在她的身上，她双手交叠着，轻轻抱住自己，紧接着解了衣裳，爬上床去，用厚重的、华丽的锦被笼罩住自己发冷的身躯。

她还在梦的边缘徘徊，就被人挤着往里拱，一只铁臂横过来，蛮横地从她的胸前擦过，把她整个人揽到身上。

他扒拉一下，她就往里挪一寸，可抵抗是没用的，他手脚并用，不仅把她的温软抵到胸膛前来，也把她的一双长腿并到腿下。

他的唇贴着她的耳边低声说：「小丫头，忒没心肝了，不等爷，自己就先睡了……」

那浓烈的酒味氤氲着亲昵暧昧的意味，她也分不清是梦还是真。

应该是梦，他不能在今晚睡在她这里。

既然是梦，她也就任性了，继续闭着眼，往下沉睡。

他忽然咦了一声，温热的指腹揉着她的耳际，「怎么弄的？」

她不说话，他的手就挠她腰上的痒痒肉，他一挠，她就忍不住笑。

她没了办法，只得一边笑一边含糊说：「摘坠子，不小心扯到了。」

他嘟囔了句，「傻丫头，笨手笨脚。」

她可是公认的伶俐丫头，如果不是倒霉，或许还能朝管事的大丫头上更进一步的。

她撇了撇嘴，不置一词，他察觉她的冷淡，用锋利的牙齿咬了咬她的耳垂。

「怎么不说话了？」

他的手又搁在她的痒痒肉上面了，她鼓着腮帮子，气呼呼说：

「我笨手笨脚，笨口笨舌。」

他一阵低声发笑，「生气了？」

她不说话。

「好嘛，小丫头，你天资聪颖，伶牙俐齿。」

他的手摇晃着她的手臂，大概是醉得不清，才能这样伏低做小。

她更确凿以为这是梦，抵着唇，在锦被下轻轻笑开：

「伶牙俐齿可不是什么好话。」

他沉吟片刻，她全副身心在等他说话，忽然她一声惊呼，全都淹没在他倾覆而上的吻里。

他的吻里还含着一口酒，一边渡到她口舌间，一边低声诱哄：

「小丫头，喝了这个交唇酒，你生生世世，都是爷的人。」

她迷迷糊糊地想，只听过交杯酒，哪有交唇酒。

他把酣烈的酒，尽数喂给她。

景霆真不讲理，他只要她许诺，自己却什么都不许诺。

七

式薇疑心是梦，又疑心是真。

她的身上布满了青的、红的痕迹。可醒来时，景霆并不在她的床上。

式薇去请安时，景霆正在童柳那里吃早膳。

昨晚一定是梦了。

童柳生得端庄，脾气也好，她见了式薇，笑容满面，喊她一起吃饭。

式薇忙推拒，谁知景霆开了口，语气懒散，却不容置喙：「姨娘，一起吃吧。」

她刚推开一张凳子，离景霆远一点，他已经快她一步，把身边的一张凳子推开，叫她过来坐，她只好规规矩矩，挨着他坐下，眼观鼻鼻观心地，安静吃饭。

她确实是饿了，昨晚一觉睡得太消耗体力，她吃得沉浸。

景霆的筷子忽然出现在她眼前，一筷子肉落在她的碗里。

她有点做贼心虚地望了他一眼，他脸上是很稀松平常的表情，似乎理所当然。

她又瞟了一眼童柳，她和气融融的，也并没有不高兴。

不仅没有不高兴，她也给她夹肉，「姨娘辛苦了，多吃点，多吃点……」

她一边说，一边笑容款款地盯着式薇吃饭。

景霆忽然不高兴了，拿筷子哐地一下敲在碗上，皱着眉，对童柳没有好声气：

「你吃你的，看着她干嘛？」

语气是老样子的不耐烦，小王爷对新娘，也很凶。

童柳却半分不生气，歪着头笑吟吟道：「姨娘生得好看啊，吃饭也好看……」

景霆的新娘，有点怪。

式薇赶紧把最后一口饭扒拉完，找了个由头就遁走。

刚走出院子没多远，景霆就追了上来，一只手揽在她肩上，一只手拉着她的手，

心情显著地愉悦：「小丫头，今天休沐，爷带你玩去。」

她咬着指甲疑惑，他不是该带新娘去玩吗，跟她一个姨娘扯什么劲儿。

「爷，这不太好吧？」

她那清秀的眉微微蹙着，莫名他就心底一片柔软，指头往她的眉心点了点。

「小丫头，你尽管恃宠而骄吧，往后爷护着你。」

式薇隐约觉得他的话不对，她并没有要恃宠而骄，是他赶着她恃宠而骄的。

八

景霆很会玩，哪里吃的、喝的、逛的，他没有不知道的。

托他的福，她吃遍了晋都大大小小出名的菜品，还费了好些银两购置了许多衣裳、首饰、胭脂水粉。

这回她恃宠而骄的名声，算是彻底落实了。

其实也不是她想买的，是景霆拖着她进去买的，身处那些装潢华丽的店铺，式薇是有些发怔的，尤其是掌柜们一个个对她阿谀奉承。

「夫人喜欢哪样式的？」

「这几样，是本店的镇店之宝。」

「夫人真是花容月貌，气质雍容。」

她有好几次想摆手辩驳，我不是夫人，只是个姨娘。

可是景霆一句一句替她应承下来了，最开始他让她挑，她摆手说不用了，真不用了。

于是景霆就自己挑了，他伸一根手指，往架子上一排排地扫过去，稀松平常道：

「这些，这些，都要了……」

他是要把人家整个店都搬空了啊，急得她连忙伸手去按住他的手，着急忙慌道：

「我自己挑，自己挑，不用劳烦爷。」

他立在她身边，揽着她的肩膀低声发笑，「多挑些，别叫人笑话爷。」

式薇绞尽脑汁地买东西。

回府的时候，马车上，她不小心打了个呵欠，就被他按在大腿上，他的手抚摸着她的脸颊，用极罕见的温柔的声音同她低语：「小丫头，累了就睡一会吧。」

她浑身的疲惫和警惕一下子松垮下来，像一只温顺的小猫，往他腿上蹭了蹭，微阖上眼。

他对她也算得上好的了，式薇隐约能察觉得到。

九

景霆几乎天天在式薇的院子里睡，没过多久，她就怀上了孩子。

童柳来看她，竟然流露出兴高采烈的神色，她拍着她的手背，叮嘱她：

「缺什么，要什么，只管说，往后你这院子的膳食，我亲自料理……」

景霆也很高兴，高兴得有些发傻，一下值，一阵风似的，从外头跑进来，紧接着趴在她的小腹上，仔细听声音。

听了半晌，皱起两道浓眉，困惑地望着式薇：「小东西，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？」

式薇抿着唇低笑，笑起来眼眸弯成了月牙儿。

景霆抬起头，掐她嫩白脸颊，笑问她：「小丫头，你笑什么……」

她伸出一根纤长指头，按在他的额头上，笑着娇嗔：「爷，你好笨，才一个月，哪能有什么动静……」

景霆盯着她烂漫的笑容，没有追究她胆大妄为，也只是发着呆，含笑望着她。

她轻轻推他一下，他若有所思，研究起来：「咦，是在窗边那一回吧？」

她呀了一声，双手遮住脸。他一边掰她的手，一边继续回忆：

「也有可能是一起洗澡那回，唔，太多次了，记不清了……」

她面红耳赤，说他一句：「啊，讨不讨厌，缺不缺德……」

他拿指头刮她鼻子，「都上百回了，小丫头还是害羞啊……」

她咬他的指尖，瞪他：「别说了……」

他越发得了兴致，低声发笑：「这有什么不好说的，爷跟你说正事呢，往后小东西问，我们也好统一口径。」

景霆的喜悦，短暂地维持到了夜里。

他正准备作怪，她抬手就把他落在胸脯上的手扫掉，还理直气壮，搬出一套言论来：

「大夫说了，这期间不能行事，会伤到孩子的。」

他像一只受伤的小狼，蹭着她的手臂，低低呜咽了声，「那我怎么办？」

她憋着笑，总算能对付他了，她故作姿态沉吟了一番，「爷，你忍忍吧。」

「多久阿？」「怀胎十月啊……」

半夜他爬起来去冲澡。

第二夜，他倚在床头盯着她，笑容不怀好意，她觉得不对劲，他的目光，又像饿狼又像狐狸，又馋又狡黠。

式薇很快把被子掩到身上，翻个身，背对着他，假意打了个呵欠，一边嘟囔：

「好累啊，睡了，爷。」

他滚烫的身子贴上来，手圈在她的胸前，唇落在她的耳根子底下，隐约笑道：

「懒猫，你都睡了一天了，还睡什么睡，起来，陪爷玩会。」

她软绵绵拒绝：「不是我不想，大夫说了，不行嘛……」

他牵住她的手，又是笑得暧昧：

「我又没说玩什么。你想什么呢……」

她耳根子腾地一下烧红了。

式薇有点想把枕头往他身上招呼，可她还没恃宠而骄到那种程度。

十

式薇结结实实过着好日子的。

景霆把她保护得很好，没有什么人欺负她，童柳这个主母也很好，对她特别关照。

景霆没什么事的时候就赖在她的院子里，逗她。

春天院子里杏花开了，他摘下来别在她发间，挑着她的下颌，端详了一阵，笑：

「咦，小丫头，你脸圆了不少……」

她先前并不很在意容貌的，可是叫他这么一说，忙伸手去摸，眉上有隐约的担忧。

女为悦己者容，式薇的心，早就被景霆牵着走了。

「那怎么办，我少吃一点……」

他憋着坏笑，目光渐渐从下颌往下移，低声说：

「不用，挺好的，不止脸圆了，别的该涨的地方也涨了……」

杏花摇落，她的脸比春杏还粉上三分。

夏天满塘荷花，他就抱着她在葡萄架下赏荷，一边替她摇蒲扇，一边往她嘴里递水绿葡萄。

「小丫头，你怎么这么热？」

孕妇本来就体热，他非得把她按在怀里，能不热吗？

她蹙眉，要从他怀抱里挣脱开来。

他一把按住她，「干嘛呢？」

她噘嘴说：「爷不是嫌热吗？我离你远点……」

他把唇点在她额上，凶她：「毛病，热可以脱衣服啊……」

他一面说，一面动手解她衣裳，「哎，我现在都成妻奴了，成天就围着你打转……」

因为那个「妻」字，她的心口一下子怦怦地跳急了。

他见她发呆，停下手中动作，狐疑望她，「干嘛呢，小丫头……」

她摇摇头，懒懒地窝在他怀里看潋潋六月荷。

秋风一过，天气渐渐凉爽，他就不常带着她出去外面遛弯了。

她的肚子鼓鼓胀胀起来了，行动也开始不便了，他就干脆把一摞书搬到她屋子里。

大多数时候，她在睡觉，他在忙，忙完了，就起了坏心，拿那张冰冷的脸去蹭她被窝里温热的小脸，可她无动于衷地沉睡
着。

「小丫头，怎么这么能睡呢，这都不醒……」

他一行说，一行把她的眉眼、鼻尖、脸颊、唇瓣都吻了个够，钻进被窝，去汲取她身上的暖意，又香又暖又软。

她在甜甜的睡梦里，又被紧紧拥住。

初雪的那夜，她把他的整个手背都咬得又青又紫，一张苍白的小脸布满汗水。

景霆本不该出现在产房里的，老王妃、大王妃、小王妃挨个轮番劝说他出去。

他的脸色跟躺在床上的她一样白，「小丫头她会害怕的，我要陪她……她掉这么多眼泪，一定疼死了……早知道，早知道就不要了……」

他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了……

这是晋王府这位金贵小王爷平生第一次感到害怕。

合府的人也是第一次见他这副见了鬼的德性。

人心都是肉做的，几位王妃都不再劝了，只能站到边上念佛祈祷。

他任由她咬，所有的耐心和温柔都在这会功夫使上劲了。

她死死咬着他的手臂，含泪望着他，「爷，我疼……」

他揉着她的头发，哑声说，「不生了，再也不生了，都怪爷，是爷不好……」

她在鬼门关徘徊，有些坚持不下去，颓丧道：「万一我不成了，爷要好好照顾我的孩子……」

他听了，发狠地按着她的双臂，红着眼，又凶她了：「小丫头，你要是敢……」他顿了顿，连那个「死」字都不敢说出来，「我就把你的孩子扔到野外去……」

被他一凶，一口气喘了过来，咬着牙，瞪着他，一下子，母亲爱护孩子的力量，充沛丰盈了。

.....

她睡得迷迷糊糊，听见老王妃笑得格外高兴：

「瞧这小哥儿，跟霆儿小时候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……」

大夫人也笑：「千万，脾气不要像霆儿一样坏就好了……」

老王妃笑道：「柳儿脾气好，孩子应该也能养得性情温和……」

童柳腼腆笑道：「老祖宗，我抱抱他……」

「好好好，哥儿，来，给你娘抱抱……」

她们笑得一团和气，继续说说笑笑。

听他们的意思，是要把孩子过给童柳。

她闭着眼，忽然就淌下眼泪来。

怀胎十月，可是她的孩子却不是她的孩子。

姨娘就是姨娘，不是谁的妻子，也不是谁的娘亲。

十一

景霆爬上床的时候，被她狠狠踹了一脚，他没有防备，摔在地上。

他有些震惊，反应过来，拍掉身上的灰，迅速爬上来，捉住她的双手双脚，把她按在身下，语气凶得很：「怎么？要造反了你？」

她死死盯着他，像看仇人一样看他，前所未有地勇敢：「放开我。」

景霆怔住，张了张嘴：「小丫头，你鬼上身了是不是？」

她还是狠狠地瞪着他。

他又气又好笑，「你这是什么眼神？爷是怎么对不起你了？」

她的胸脯涨得厉害，发着疼发着胀，又想到她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，连口奶也没喝上，她就心头火一拱一拱的，先前那些怯懦被一个母亲的愤怒腾腾烧走了。

她嚷嚷起来，又拼命抬脚要踢他：「放开我，不要碰我……」

「我讨厌你，景霆，我讨厌你……」

乱动的脚被他按得死死的，他气极反笑，坐在她身上：

「说翻脸就翻脸，好好好，怎么讨厌我，你说，今儿爷跟你算明白咯。」

她咬着牙，愤怒之下，把所有积蓄在心里的委屈不甘一股脑倾泻出来：

「你自私，你无耻，你骗人……」

「我明明都走了，我都走了，你非得把我捉回来……」

他的脸冷了下去，「哦，还在后悔没去做人家的继室……」

她发着抖，梗着脖子说：「做别人的继室，总比做你的姨娘好……」

他攥着她的手开始发冷，声音也冷了大半：

「哦，做我的姨娘有什么不好？说说看，你能说出个子丑寅卯，说不定爷一高兴，把你放了，再给你添些嫁妆，让你去给别人当继室……」

她眼里淌着泪，抖着唇：

「你就只会对我凶，只会吓唬我，你就是把我当个玩意儿，高兴就哄，不高兴就凶，做你的姨娘，有什么好的，半点好都没有，一整宿一整宿地没有好觉睡，尽会折腾我，就只会折腾我，你那么想要女人，为什么不找别人，非要折腾我……」

他顾不上生气，疑惑问：「我怎么凶你了……」

「你在床上就凶我……」

「我在床上怎么凶你了？」

「我说不要，你就非要，还不让我回嘴，就是凶我……」

他哑了声，好吧，他承认，他对她是有点索求无度了，可这不能怪他啊。

军营的人都说，女人说不要就是要，他把这句话奉为真理，以为她只是嘴上说不要，谁知道她是真的。

他有些受挫，沉默了片刻，低着声：「还有呢，还有什么不好？继续说……」

她委屈得不行，扁着嘴继续控诉：「你让我生孩子……」

他思索了一下，低声说，「以后不生了……」

她又忽然放声哭起来，哭得断断续续。

他有些慌张，讪讪地把手拍着她的肩头：「不是，你有话说，哭什么……」

她哭起来没完没了，他一着急，语气又不好了：

「别嚎了，坐月子呢，没听大夫说，坐月子不能哭吗，会把身子哭坏的……」

她抽抽搭搭哭：「要你在这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」

「好了，孩子都叫你们骗走了，你也不用在我这装了，我抢不过你们……」

她哭得伤心，胸脯起起伏伏。

他总算明白，她今天这通邪火怎么回事了。

他把额头抵在她额头上，叹了口气：

「行行行，我是黄鼠狼，别哭了，孩子是你的就是你的，没人能抢得走……」

她睁着婆娑泪眼瞪着他，他伸手去抹她的眼泪。

「有我在呢，不会让别人把孩子抱走的。」

她哽咽着说，「我都听见了……」

「你觉着，爷说的话靠谱，还是别人的话靠谱？」

她凝着泪，垂着眼不说话。

他捧住她的脸，轻声说：「小丫头，你总是不声不响，原来心里藏着这么多心事呢。」

她不自然地把视线移到边上，他却命令她，「看着我。」

她被迫望着他，他揉了揉她的发，沉声说：

「小丫头，我知道你委屈，只是我也没办法，正妻的位置，我现在指派不了，没法给你。我只能在能力范围之内给你最好的。」

「童柳的哥哥是我战场的兄弟，他为了我死的，临死前把童柳托付给我了，她在童家过得很难，管事的是她继母，她身子不好，也没几年活头了，所以我娶了她，想让她在最后这段日子快活些。」

「我跟她就是兄妹，我们什么关系也没有的，她对我没意思，也知道我只惦记你一个的，我们就是互相给对方打个掩护。」

「抱孩子这个事情，是我没考虑好，我本来想，我们往后会有很多个孩子的，童柳她挺可怜的，就给她一个，以后她走了，好歹也有个孩子给她送终。」

「你生孩子那天我就后悔了，你闯鬼门关才生下来的孩子，我不能让他管别人喊娘。是爷对不住你了，小丫头。」

「别闹了好不好，往后爷做得不对，你就说出来，爷改。」

他蹭着她的脸，把她的手拢到滚烫的胸口去。

她那眼睛还红红的，有些发怔问：「你说真的？孩子还我？」

他牵着她的手依偎到脸边，点了点头，「爷什么时候骗过你？」

她默默想，他向来言必行，行必果，这倒是毋庸置疑的。

她的泪眸还水光潋滟，盯了他半晌，悄声说：「谢谢爷……」

他这会倒记起事来了，秋后算账了，他又掐住她的脸颊嫩肉，咬牙切齿：

「早些时候，你说我什么来着，自私，无耻，骗人？」

她红着眼委屈巴巴地盯着他，温声细语道：「气头上的话，爷也跟我计较？」

他冷哼一声，「你不知道爷的外号叫什么？就叫小气鬼。哦，对了，是不是还说了一句，宁愿做别人的继室，也不愿意……」

眼看着他越回顾，脸色越低沉。

她忽然不知从哪生起的一股子勇气，双手按上他的肩，猛地，吻住他。

他被吻傻了，默默按上她的后脑勺，专心接吻了，忘记跟她算账了。

.....

番外

景霆不在的时候，童柳总是开开心心地去式薇那串门。

蹭吃蹭喝，逗小孩，摘花，荡秋千，捕蚰蚰，唠嗑……

妻妾和睦，景霆却总是生闷气。

比如，式薇新研发了一道新菜式，刚端出来两人坐下来，他想跟她腻歪腻歪，她就会忽然冒出一句：「呀，柳儿可能还没吃饭呢，叫她一起吧……」

童柳每次都很没眼色地，笑咪咪地挤在他们中间，吃得油光嘴滑，眼睛闪闪发光，小嘴抹甜似的喊着：「薇薇做的饭菜全天下第一，我还要还要……」

景霆就笑她：「你都快胖成猪了。」

没等笑完，就被式薇狠狠拍一下手臂，她还朝他瞪。

童柳笑嘻嘻冲他扮鬼脸吐舌头，又殷勤地给式薇夹菜。

景霆哼了一声，也给式薇夹菜。

式薇给他和孩子做鞋袜，总捎带着把童柳的也做了。童柳那傻姑娘捧着新鞋袜，笑得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，止不住地逢人夸耀，拉着景霆就说：「看见没，这针脚，这花纹，啧啧……」

景霆就忍不住酸道：「谁没有似的，你该不会是第一次收到这种礼物吧。」

童柳抱着鞋，哼了一声转身就跑了。

式薇打帘正走出来，看见童柳生气了，反手就拍景霆的手臂，「你又欺负柳儿……」

景霆一脸无辜：「又是我的错？」

式薇柳眉倒竖：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」

景霆叹气：「是我的错。」

景霆时常郁闷，他常常一下值飞奔回家，冲到式薇的院子，搁树边杵半天，院里荡秋千的童柳式薇二人玩得正起劲，嘻嘻哈哈说个不停，谁也没搭理他。

景霆觉得日子没法过了。他究竟是给自己娶了个姨娘，还是给童柳娶的姨娘。

有一次童柳要回娘家，景霆打算陪她去。

出发前景霆神色紧张，想跟式薇好好说一下，怕她误会。

他还没开口，式薇就一边哄着孩子一边郑重嘱咐他：

「明天你可得给柳儿撑好台面啊，让她那个后娘看她过得好好的，气死她那个后娘……」

景霆：「??」

景霆带童柳回家，在她的后娘面前一通耀武扬威。

回晋王府的时候，童柳拉着式薇一通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描述。

景霆倚在门边，双手负背，神色很细微地黯然。

他寻遍高山大川的名医，都没能留住童柳年轻的生命。

童柳死在柳絮纷飞的春光里。

她死的时候，一手拉着景霆，一手拉着式薇，同往日一样笑得天真烂漫，道：

「最后这段日子，我过得很快活，有人吃饭惦记着我，有人陪我说话玩耍，临死前还穿上新鞋，我娘死后就没有人给我做过

了……真舍不得你们。」

她的笑声像飘荡无依的柳絮，有些寂寥：「哎，这辈子拿的牌太差了，我就是先去洗牌了，不要为我难过，这又没什么大不了的……」

式薇抿着唇不敢落泪，好像眼泪掉下来就是一种诅咒。

景霆红着眼眶，揉了揉童柳的发，温声说：「傻姑娘，不想笑的时候，就别笑了，想哭就哭……」

尽管他总是调侃她，可真当她妹妹来疼的。

童柳如释重负，不再强颜欢笑，眼角滑落一滴眼泪，声音渐渐黯淡下去：

「好不甘心，我还没吃够玩够……」

闭上眼前，她还是露出笑容：「天妒红颜啊，红颜薄命啊……」

童柳连死，也要调皮一下，让关心她的人没那么难过。

没被疼爱过的人，总是小心翼翼地回馈温柔。